



跨海紀事

◎莊月蟬

意識裏有一部攝影機，記憶當底片。片子倒回去，六〇年代的色澤是昏黃的，還有著些許的跳動不定，當然了，我正在搭船的渡板上。母親手裏掛著布包，布包一角是我的手，我們在暝色未清的晨曦中搭上軍船，準備從大果葉港口出發往馬公去。

小小的腦袋瓜度量著從家門口到馬公街市的這條路呀……簡直就是天涯跟海角；當年先祖渡海為什麼就差那麼一步，不把這一段路程也跨過去算了，省得如此車車船船的。嚴酷的冬天一到，漁翁島境內盡是風沙、浪嘯，灰色浪頭淘得比天還高，海路一旦受阻，整個西嶼鄉只好冬眠，而大果葉港就更少人問津了。



然而，長長的冬季裏並非永遠見不到日頭，有些話在大人嘴裏傳送著：說是政府要造大橋了，從漁翁島北端橫礁這個地方跨海出去，連接白沙鄉的通樑。大橋造好之後，巴士一路透馬公，橋造得很高，不怕風浪，那麼冬天再歹的氣候也不怕了……。

就在暗濤洶湧的七〇年代來臨之前，「澎湖跨海大橋」在那段暗礁、伏流最多的海路上被打造起來了！

巴士通車時我已上小學，去馬公走走買買仍舊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坐在巴士裏，內垵、赤馬、池東、大池、合界、橫礁一村一村地數過去，世界頓時變大了；搭船的那段歲月，我的最北方就是池東，現在，則有「跨海」送我到更北、更遠的地方去。

巴士一奔上「跨海」，我的心情就跟著飛出海去，彷彿以一種和橋身平行的高度在飛翔，獵獵剪過海和天的平面，海天連成一線，久了，覺得「跨海」不只是一座橋。通過她的短短幾分鐘，我知道她是活了，活得有聲息、有力量，像一條強韌而又堅持的生命臍帶——漁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翁」不再是一座孤島、物資互通更勤、人們的生活也在改變著……。

「跨海」之後幾年，我們這一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感，昔日遙遠的馬公不再那麼新鮮；馬公過去還有更大的海哩！大海那頭是什麼樣的世界啊？

當一批批青春正烈的人口不斷投向海峽之東方，我也身在其中。如今，「跨海」屹立在故鄉海上的日子都比我這遊子要久得多了。她的四季風貌、她在夜間與白天、月夜和星辰之下跳脫的美終究要被發現的，觀光潮一波一波猶如海浪般捲向她，更多的人看過她、提起她，我這遊子也感染了「跨海」為我們澎湖人所爭下來的不凡意義。然而，澎湖的天候畢竟仍是惡劣的，鹹水、濕度加上過多的載重量，「跨海」累了。兩年前跨海大橋斷裂的消息曝光在媒體上，那同時，我最小的弟弟服兵役去，家中僅剩年老雙親，「跨海」斷了，交通怎麼辦？我前所未有的想起家來。

八十三年中秋回到故鄉，我在中秋夜搭巴士走跨海去，鋼鐵結



構的倍力橋讓她看起來像是綁上一層又一層的繃帶。「跨海」真是老舊得多了，而另一邊的新橋就快完工，不管怎樣，海、天的美卻是不曾變的。跨海大橋上一邊是將逝的晚霞；一邊是新生的月華。

今年三月返鄉投票，新橋完工了。巴士通過時又恢復以往的乘虛御風，來來往往的車陣更多也更快速，然而，一票票遊子毫不戀棧地從她身上過去，想必仍舊是「跨海」最不願意的痛吧？

我記憶的底片也用完了，有了新橋，我依然懷念舊的，新的跨海大橋更寬、更堅固，舊的跨海將存放我的心上久久遠遠。

(社會組 佳作)